



通俗文藝叢書

晴月工仲冤記

井岩盾著
東北書店印行

(事故)



通俗文藝叢書

瞿月工伸冤記

井岩盾編

東北書店印行

曙月工仲寬記

著作者 井 岩 盾

出版者 東北書店

總店
分店

哈爾濱道裏地段街
佳木斯齊齊哈爾牡丹江
白城子延吉北安通化赤峰

經售者

各地東北書店支店
及東北書店分銷處

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

每冊定價二五〇元

民國卅七年三月出版。 6000。



寃記

月初版 佳.6000.

價似：120元

一 輩輩受苦輩輩窮

『不殺窮人不富』，地主老財這話，真入骨，真地道啊！在他們掌權的社會裏，我老胡應名也叫一個人，爹娘生下來，才學會邁步，就跟着豬屁股轉，給人家放豬！才舉動鞭子，就跟着牛屁股轉，給人家放牛！才抱得起鋤把，就給人家扛大活！大活一連項抗了一二十個，腰也彎了，腿也直了，扛活頂不住一個了，就打悶（賣零工）。我老胡一直活到四十來歲，一直活到窮人翻身的時候，冬天沒穿過一件新棉襖，夏天沒穿過一件細布衫，從南搬到北，從東搬到西，從老家廣涼山底下搬到贛榆縣城東沙窩裏，總是挨打受罵，缺吃少燒，過日子不是過日，是熬日子啊！鄰居百舍就知有個瞎老胡，地主老財就知道有個瞎月工，俗語說：『石頭瓦片也有翻身之日』，在那『不殺窮人不富』的舊社會裏，我這個瞎老胡，瞎月工，能值一隻破鞋底錢嗎？

說起來傷心透啦，再遠我不知道，——窮人沒家譜啊。——我父親那輩上，七歲上

死了爹，十歲上死了媽，丟下我爹一個人沒着落，就給一個姓孫的大老財搶去啦，十冬臘月，叫我爹給他放豬。穿的是前邊一張羊皮，後邊一張羊皮，渾身上下，一根布條也沒有。吃的是開鍋的米湯，稀的都能照進人影去，連沫子帶皮，一頓只管小半盞，——他還說是行善哪，噲不住勁，有一天我爹就跑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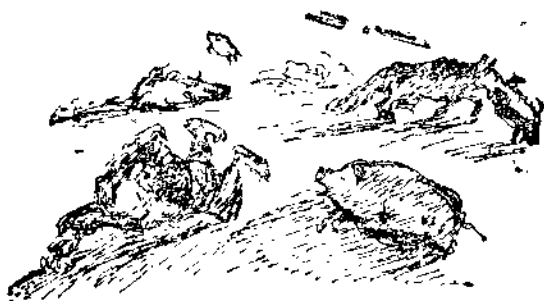
說廣涼是我們的老家，細細考究起來，我們哪裏有個老家？這就是廣涼的事情，那裏有個小地方叫羊圈，住着一隊兵，少官是個上了年紀的人，我爹跑到那裏要給人家當小打，他問：『小圪，你在那裏呀？』我爹說：『爹媽都死啦我沒家。』人家看着可憐，就收下了。有瓜就有蔓，一個小孩子能跑多遠？還有找不着的嗎？老孫當家的從了個裏匣子就指望那當官的去啦，少官把我爹叫來說：『你怎麼搬說呢？你家人人找你來啦，回去吧。』我爹說：『我不回去，回去淨給我吃糠皮子，挨餓。』少官說：『你不回去，我們也不要你啦。』第二天，老孫家來了幾個人，抬小豬一個樣，繩繩鎖鎖的把我爹抬回去了。

直到我爹十八歲那年，才脫出了老孫家的掌心，一氣蹣到昌圖界上李家店，落頓下來給人家打大活，後來又到黑坨子老命家，一氣就幹了十五年，我就是黑坨子生人。

黑地子老金家，是五千多畝地的大地主，他姑姑是陪着公主跟達爾汗王過來的，那威勢，就不好提啦。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綾羅緞疋，小打了環幾十個，一天到晚，進進出出，我爹在他家扛活，我媽在他家當老媽子，專管洗衣裳，那時候，我姐姐十二三歲，我哥哥八九歲，我才七八歲，餓不好捱，我爹我媽兩個人幹活養不作家哪。吃不飽，我媽就擠些青茅菜、白毛蒿——就是長大丁叫哈蟆腿的那玩意——滾歡喜團吃，那東西，還名叫『歡喜團』，吃起來可難啦，不敵的難受，嚥不下去，一嚥下去，滿嘴是青蒿味，吃多了就腫臉，我媽省下糧食給孩子吃，滾了歡喜團自己吃，吃著吃著，眼就睜不開啦，兩隻手眼的紫黑紫黑的，皮全裂啦，就死啦，我那年才九歲，和我爹一樣，小小的孩身就沒媽啦，真是地主老財說的話：『窮人頭頂喪門星』哪。

二 血汗填了大沙坑

我媽一死，我就給人家放豬去啦，那年我十歲，東家姓杜，正月光着腳丫在野地裏跑，凍的哭，在牛屎窩裏暖腳。放了一年，打罷場了，有天傍黑，跑來一個狼，拉着尾巴，伸着舌頭，我當是狗哩，一口就把個『亮藥子』放倒了，指頭大的孩子能不害怕



。個兩了死咬還，說不搭個一走消狼，啦倒摔就我……

嗎？哇的一聲哭，我就摔倒啦，狼啃走一個豬不說，還咬死了兩個，別的豬都跑回家去了，我可不敢回家啦，雖說是小孩，別的不知道，挨打可知道啊，越想越害怕，越害怕就越哭，在石頭上，轉開了圈子，天黑了，又冷，我就鑽到小廟裏去了。在小廟裏蹲了一天一宿，才爬出來，餓子比我想的還大哪，人家把我爹找着，放一年豬爭的兩石糧不給，還得賠兩個豬，我爹沒錢給，說好道歹十字畫押給人家做了欠債行息的字據，……我剛從小廟裏爬出來，我爹就看見我啦，他正找我哩，我看見我爹，受了一肚子委屈，正想哭哩，誰知道他把我一把揪過來，兩腿一夾，沒頭沒臉的就打起來，不知是被他打昏的，還是我自己哭昏的，睜開眼睛的時間，我爹已經把我懷在懷裏，自己哭哩。……

我十歲上放豬，十三歲上放牛，窮人的孩子是屬

小豬的，記吃不記打，不詳細說啦，十五歲上，就下了莊稼地，扛上大活了，開頭是半拉子，以後就頂整人，一年一年頂架幹，到頭來，人家要說：『這小子是個好小子，幹活好不藏奸，下年還要他。』這就算不錯。要不，人家就說：『這小子喪良心，這輩子，扛活下輩子還得扛活。』不管怎麼說，東家的算盤子一扒拉，反正咱也落不下，十五歲上起，幹到三十歲，十五年工夫，說了一個人，落了五十塊大洋。這就是我掙下的玩意兒。

三十一歲，本是我時來運轉的一年，給古榆樹老梁家幹，掙六十元錢，老天爺睜眼，沒有生災鬧病，快結賬的時候，臘月二十七下晚，當家的把我叫到櫃房裏去啦，挺客氣，先讓我坐下，又倒了一碗水，說是：『老胡，我品着你這人挺實惠，日後定能發財。』這真不知叫我怎麼說好，我真摸不透他的意思。一輩子光聽喝丁，順耳的話那裏聽過？他見我說不出話，就又開口了：『天氣有寒暖，人情有厚薄，咱們兩家東伙一場，今天我有話給你說一說。』三句好話暖人心，一聽這話，我更不知怎麼說好啦！他就又說：『錢到手，飯到口，存銀子存錢不如存下兩腳地，依我看，今年的活計你別使喚錢，臨榆縣城東我有半方地，外帶三間房，一百二十元算給你，你看好不好？』一句話說的我打心眼裏往外樂呀！可是，太便宜啦，從來我沒聽說過有這樣便宜的地呀！就問：『什麼樣的地呀？』他說：『好地，在山窩窩裏頭，養堆一個樣！』我又問：『長啥

樣的草呀？」他說：「長的是溜腰深的蒿子，小鷄都鑽不進去。」這能是真的嗎？我說：「那樣好的地你爲啥賣呢？」他說：「我人少地多，佔用不過來呀！」我說：「我去看看。」一聽這話，他不樂意啦，就說：「你這人真不通情理！要也隨你，不要也隨你！就憑我這樣的人家，還有二畝地的？」眼皮一搭拉，兩撇眉一撇，我，臉神色不對，就不敢吱聲啦。

說實話，他的地可真不二穀眼，塊塊真給糞堆一個樣，高粱桿子像棒槌，這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人家一不樂意，心裏有點後悔了，鄰居們聽說這事情，都說是個大便宜，我心想，扛了半輩子大活，也真受够啦，人沒地土草沒根，有點地總算有個依靠呀，只要是地，不管啥樣，一畝還不弄個石八斗的？就上趕着找人家去了，托人幫面子，作價一百元，請了地媒寫了地照接着也就稅契了，手摸胸口，夜裏睡覺我也踏實啦，心想我七胡如今是有地之人了，苦日子總算是熬出了頭，……真想不到地主的心是這樣狠呀，到他領我去認地邊的時候，我才知道是上當！老大爺啊，文約上是寫的「地」，他賣給我的這是「地」嗎？不是片烟地就是大沙坑，那裏有溜腰深的蒿子呀？淨長些鹹不拉草！我說：「我不要啦，把我一百元錢給我吧。」這時候，他才露本相，翻翻眼皮：「人憑文書地憑約，你能把官印扣了去？」「噯，都是怪自己一時糊塗，就這麼着，半畝

子的血汗，一下子填了大沙坑啦，半輩子，我連一袋旱烟也捨不得吃啊。

三 扛活傷了心

我哥哥還不如我啦，扛了多半輩子大活，就說了一個人，啥也沒落下，買了這地（就是那冒烟坨子大沙坑哪）我也沒心思種，第二年，哥倆在河西老焦家扛活，這老焦家，砲台大院，雇二十六七個人，又當胡子又窩胡子，我哥哥幹一年掙一百二，我幹九個月掙九十，有一天，我哥哥收草，在草簾子裏扒拉出槍來啦，老焦家怕露了餡子，就要給我哥哥算賬，趕走他，算賬就算賬，可是剛剛掛了鋤，他還按十元錢一個月算我不幹，吵了一架，胳膊擰不過大腿，還是依了人家，我幹了足足九個月，打完場，講的是半糧半活，到我拉糧的時候，就惹出事來了。

他家有兩排倉，東邊一排裝的是頭遍場打的糧，一色籽粒；西邊一排裝的是二遍場打的糧，一半是稗子，他給開西倉，我就要東倉，他說：『東倉西倉，不是一塊地長的莊稼嗎？』我說：『一塊地長的莊稼有好有賴，』他說：『東倉西倉不是一場園打的糧食嗎？』我說：『一場園打的糧食有頭糧二糧。』他說：『難種操的真欠揍！』我滿肚子

是理，怕什麼？我說：『你揍！』他抄起刮斗板子，照我臉上就是一傢伙，我說：『你真打呀！』他接二連三又是幾下子順臉就流血啦，我血也沒擦，就到保上去告他，保長說：『你這小子真隔眼，人家雇着二十多個人就是你搗亂，給你那個你要那個不就得啦！』說的多輕巧！唉，吃點虧就吃點虧吧，一輩子淨吃虧，多吃這一次算個啥？對扛大活，我算傷了心啦，端人家的碗，受人家的管，只能下跪，不能舉手，只能短聲，不能長聲，莫非我就托生了這一份扛大活的命嗎？不是我自己也有半方地三間房在瞻榆縣？……天無絕人之路，要扛大活，來世再說吧。

四 一個女兒換了一條牛

明明知道那冒煙地子大沙坑不能長莊稼，牙一咬，腳一躁，拉上我哥哥就撲奔了去啦。沒牲口，沒口糧，種這地也得本錢啊。本屯有個大地主叫趙貴，說是有糧往外放，我就上趕着找去啦，抬了三石本對利的牛套糧，——什麼叫『牛套糧』，這個你明白嗎？要是秋天糧貴了，就給人家還糧食，一斗變二斗，要是秋天糧食賤了呢？就給人家錢，按春天行市，一元變兩元。——明明是過鬼門關，可是，你不抬他的，小人家連吃的也沒

有呀，這還是仗着有三間房啦，要不，一斗變一石也不抬給你呀！有了口糧啦，還沒牲口呀，有個開店的姓張，他有一個驢，老了，拉不動磨了，二十元算給我，憑值十元錢沒人要，錢是秋天還，也是本對利呀，我咬一咬牙，也接下啦，心想，要是碰上個好年頭，一棚也打八斗糧，這老沙窩地，哥倆能種十五畝，對付碗粥喝，饑荒也能還上，起早貪黑，哥倆就造起來啦。春天雨水好，苗都抓住啦，萬想不到六月間，正是穀子秀穗的時節，來了一場雹災，莊似打平不說，老驢也凍死啦，這真是上吊找不着樹，哭媽找不到墳哪，自這災，一股火急的，我的眼就壞啦，成了二重眼啦。到秋來，打了幾把蕎麥，哥倆總越越糟回來了。拉下糧沒糧還，拉下錢荒沒有錢，窮人只有窮力氣，就給老趙家去打洞去啦，那裏用着那裏到，別人一天掙八毛，我只一天掙五毛，債逼的呀！九月底上工，直做到臘月二十九，賬還沒還清，論常理，應該在他家過年，可是，二十九下晚，當家的老趙貴就說了話了。他是一個大烟鬼，一天到晚點上烟燈頂架抽，說一句話要咳嗽三聲，瘦的光剩前骨頭架子，一說話光泛白眼珠，下晚可有精神啦，二十九下晚，他對我開口啦，他說：『瞎月工，屋裏來喝碗水吧。』我說：『我不渴，牛要添草啦。』他說：『喝碗水歇歇吧。』我說：『我不累。』他說：『今天是二十九，明天是三十，你在我這裏，牛也喂得挺肥，豬也喂得挺胖，車也趕得挺好，糞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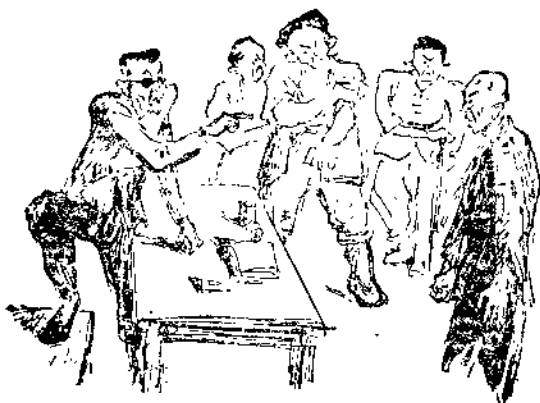
創了不少，該回家啦。」我一聽這話，心就涼啦，我說：「該你的錢你不要啦？」他說：『過了年你再來做吧。』我說：『我的活幹的挺好，牛也喂得挺肥，豬也喂得挺胖，車也趕得挺好，糞也創了不少，大年三十，你爲什麼攔我回家呢？家裏有碗高粱米粥，我還留着給我爹喝哪，給我孩子喝哪，你這人家也忒意攔我回家啦！』眼皮底下的飯是難吃啊，人家殺豬宰羊人家吃着香，瞎月工沒那個命啊，說完以後，我就回家啦，一進屋，我爹就撇出來了，他給人家幹了一輩子，啥還不明白啊，他蹲在炕角，抱着個泥火盆打哆嗦哩，低頭長出一口氣，咬了咬牙，上了年紀的人，啥也不能幹啦。

身上攢着債，第二年，地更種不起啦，哥倆就給人家打洞，從此，我這個瞎月工的名就傳出去啦。

第二年打了一年洞，又想種地，心想，一畝地打五斗也是好的，老天爺不開眼，能就把我一家人餓死嗎？拾糧拉饑荒這道鬼門關可不敢再過啦，左思又想沒有章程，就把這主意打在我丫頭身上，那年，她十三，一個黃毛丫頭，就托人給她定親啦，財禮講妥是一條牛，——家窮子不親，窮人的孩子不如牛啊！

五 檢糞觸怒老趙家

又冇了一條牛，我哥在外頭打洞，我就跟小雞似的，兩隻手又抓撓起來了，我的莊稼活，是在昌圖界上學的，那地方種地，奔糞土上用勁，我就無早無晚的攪着糞箕子檢糞。這已是滿洲國了，老中國的時候，老趙貴是屯長，現在，他又當了甲長了，在這個屯子裏，他住西頭，我住東頭，一天早晨吃過飯，檢糞檢到他門口，老趙頭扭扭着皮袍出來啦，不知道這大他爲什麼起得這麼早！一看他那樣，我檢我的糞，沒喜搭裨他，這就是一個不樂意，他就先說話啦：『瞎月工，你檢糞幹啥呀？』檢糞他也管得着？我聽着不是聲，抬頭一看，他臉都不是色了，眼珠子瞪的溜圓，我說：『檢糞幹啥？橫豎不是吃？』他一聽這話，就炸啦：『誰叫我在你門口檢糞？』我說：『牲口糞拉在你門口，你不檢就與我檢。』他一聽，兩三個兒子就打院裏出來了，他招呼他兒子：『這小子到咱門口偷糞來啦，揍他！』好處招不住羣狼，把我按倒地上，就是一頓亂捶，鬆手以後，我說：『你說我偷糞，你來看我這糞箕子裏的糞是不是牲口才拉的！』他說：『你小子不用嘴硬，咱們上村說理去。』我想：這是太受人欺壓啦，上村就上村，走就走吧！到了



我給』：說他，後以完打，塊一紫塊一青的打……

『！吧滾

利上，夏助理——就是老戴着那黑眼鏡的那小子，正在那裏坐着哩，先把老趙頭迎到裏屋裏，好一會子，他倆才出來，他就問我：『臨月王，你幹什麼來啦？』我說：『你問老趙當家的吧，他叫我來的！』他說：『我問他什麼？誰叫你堵着門口罵人哪？』我一聽，就急了，這不是血口噴人嗎？我說：『夏助理，話不是這麼說，你下去問問，我們倆到底爲了！』他說：『因爲這點事，我還下去給你問，掛你媽的開蛋！』我說：『你不去問，怎麼知道我罵人呢？不得求其實在嗎？』他說：『你他媽不用「將」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小子，今天非揍你不可，你伸手！』我說：『我沒有偷人摸人，你爲什麼打我？』

『擡頭他就給了我一板子，我說：『你們官廳打人與這樣打法嗎？你們也太不說理啦！』他說：『好，這小子還真硬啦！』『喝』一聲，出來了好幾個，護役僱員，按倒地上，又把我揍了一頓，打的青一塊紫一塊，打完以後，他說：『給我滾吧！』我心裏想，只不過是爲了一個錢囊，那裏打了這裏打，還有臉見人嗎？我說：『你把我害了吧，我不走啦。』就在門口躺下了。四下一看，趙貴早就沒在眼前了，心裏明白，大半人家到裏屋喝茶去啦。

我這一不走，夏助理就對一個姓劉的說：『真叫這小子給埋太了，寫公事，送到署裏去！』那人說：『爲了個錢囊，你打的太幹』啦，你說怎麼寫法？』我一聽，覺着有了把柄啦，心裏想，大半警察署還能講理，送就送。

那時候我還沒明白，舊社會，不管到那裏能有窮人說話的地方嗎？警察署裏接案子是一個警尉，姓王的，我認得他可不認得我，他下屯的時候，洋刀一響，沒有不打戰的，他看了公事，就問我：『你這小子怎麼淨打仗？』這都是沒影的事吧？怎麼不是堵着門口罵人，又是給人家打起仗來啦？我這個人就是有這麼股牛脾氣，心裏明白往柴火堆上拉屎，我說：『尉官，你來了幾年啦？』他說：『我來了八年，你問我來了幾年幹啥？』我說：『你來了八年，看見我給人家打過幾架？』這一句話就又問錯啦，他雙